〔文献与调查〕

许乃普、许乃钊未刊信稿跋

尹 福 庭

前不久，人民大学图书馆张我德同志转给我一叠馆藏的许乃普、许乃钊的十几件未刊信稿。其中有的是全信，有的是残信。原收藏者将每页信稿分别装裱在二十四张八开的绵连纸上，按顺序折叠在一起，未做装订，仅在第一张的正面书有“堪喜斋敏果斋笔翰 凡 二 十 四 页 丙辰二月二十日子和装於杭城之浒衙衖合璧”的字样。据张我德同志回忆，这叠信稿是在五十年代末图书馆从中国书店购得的。原收藏者子和其人已无从考知，收藏的年代按信稿封面所记，应是咸丰六年（1856）或是民国五年（1916），但从这些信稿的内容考订，为许氏兄弟手迹原件毫无问题。

许氏兄弟是清朝道咸年间的重要官员。许乃普，字季鸿、经崖，号滇生，堂号堪喜斋，浙江钱塘（杭州）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榜眼，历任道光朝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兵部尚书、咸丰朝刑部尚书、工部尚书、实录总裁官等职，卒谥文恪，著有《堪喜斋集》。许乃钊，乃普弟，字贞恒，号信臣，晚号遂翁，堂号敏果斋。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历任咸丰朝内阁学士、“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光录寺卿等职，著有《城守辑要》、《荒政辑要》等书。

现在我们见到的这十几件未刊信稿，是许氏兄弟在咸丰三年（1853）的来往信件。这一年的年初，太平军由武汉沿江东下，迅速占领了南京、镇江、扬州三城之后，随即命师北伐和西征。同年秋，上海、福建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也发动武装起义，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已岌岌可危。许氏兄弟亲历其事，他们的来往信件，直接涉及所发生的这些重大事件，是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史料。

这里，我们从这十几件未刊信稿中选出了七件，经校勘和简单注释予以发表，供同行们研究参考。其中一件，是许乃钊在同年二月于九江写给他外甥的信。在这封信中，许乃钊说明太平军由武汉东下后，他以内阁学士的身分奉命赴两江总督陆建瀛军营帮办防剿事宜，于二月初一日行抵九江，因陆建瀛先已由九江逃回金陵，遂转赴向荣军营东下的情况。其余几件，是在同年秋冬，许乃钊以“江南大营”帮办和署江苏巡抚的身分，由江南大营分兵前往上海镇压小刀会时，同其兄许乃普的来往信件。在这几封信件中，许乃钊向其兄报告了镇压上海小刀会的情况，许乃普则向其弟通报了北伐太平军打到直隶时朝廷的内部情况。他们在互通情况中涉及的事情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信稿透露出了清政府军事的危机。许乃钊在信中说：“闻直隶之贼已近正定，安徽之贼已及庐州，竟有崩解之势。……万一有以率西水浒之说进者（此事闻福元修有密折，然实无此说，定是谣言——许乃普原注），主人须与寿阳相商，必应力阻，否则即成瓦解也。现在江、浙各省专仗向军支持，万一北调，东南顷刻糜烂，此皆中外大局所关。金陵、镇江兵已极单，全仗欣翁威名，该逆尚不敢南窜一步。其实可窜之路何止十数处，处处人心不固，毫无阻挡，真不堪往下设想。”许乃钊在这里既谈到太平军的北伐和西征在军事上造成对

清王朝的严重威胁，即他所谓“竟有崩解之势”，又谈到东南“处处人心不固”；金陵、镇江兵已极单，耽心万一向军北调，“东南顷刻糜烂”。这说明当时清王朝在太平军、小刀会的打击下已陷入了全面的军事危机当中。在这种极为不利的军事形势下，尤其是北伐太平军已逼近直隶正定，许乃钊十分耽心可能有人劝说咸丰皇帝由北京逃跑，即他所谓“有以率西水浒之说进者”，因而请其兄会同祁寯藻务必劝阻，否则大局将成瓦解之势。许乃钊提到的这个问题，一向为史学界所关注。全国解放后，一些同志根据马克思在《列强侵略与中国革命》一文中曾说过的一句话，即“北京快要失陷，已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其老祖宗的封地和现时的行宫所在地热河”，①肯定了咸丰皇帝曾准备由北京逃跑的事实。近年来，有的研究者认为，在当时情况下，皇帝采取自乱军心的做法公开发诏谕逃跑是不可能的，并经遍查清宫上谕档，也未发现有关这方面的任何资料，从而否定了前一种说法。现在我们发现，当时许乃钊远在上海就曾提到这个问题，说明此事在当时即已传播很广，可见事出有因。而许乃普在信稿注中则明确地告诉我们：“此事闻福元修有密折”。虽然他认为这“定是谣言”，但此事本属最高机密，这类密折一般都“留中”不发，当时作为刑部尚书的许乃普未必与闻详情。总之，从许氏兄弟提到的这个新情况，我们虽然还做不出任何结论，但它为我们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二、信稿暴露出了清政府财政的竭蹶。许乃钊带兵到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在信中一再向其兄诉苦说：“刻下饷需告竭，……大有内溃之势”。许乃普则回复说：“京营兵饷年内闻亦难筹画，外省兵饷恐司农竟不暇设想矣。”又说：“静海等处亦同此患”。这的确道出了当时清政府财政的严重危机。原来清政府是储有应付非常用的库藏的，嘉庆十九年户部库存银尚有一千二百四十余万两。道光三十年减为八百万两，到咸丰三年六月，用兵三年，糜饷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两。此笔巨饷，除从原库存银和岁收（清政府在咸丰以前财政的主要岁收是地丁、钱粮、关税、盐课四项，太平年景不过三、四千万两。咸丰以后，由于被兵省分多不能征解足额，岁收大为减少）支付一部分外，其余则靠捐饷和皇帝特拨内帑银数百万两以应急需。②可是，到了同年十月，由于战事的扩大，糜饷已由原来二千九百余万两骤增到四千余万两，③仅四个月的时间，就加增了一千余万两，且“兵饷方兴未艾”。这种局面如何应付？此时户部库存已空，内帑库存银，据许乃普说，“仅余二百五十万”，而捐饷也逐渐不灵，所得无几，清政府无法，只好靠行大钱，行票钞，议借征（山、陕、川各借征一年）。④然借征本为饮鸩止渴之法，而行大钱、票钞，许乃普说：“看来难以通行”。由此可见，就财政一项，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已无法维持下去。军事力量的斗争，就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财政力量的斗争。清政府不能解决财政问题，清军长期欠饷，其士气可想而知。正如许乃普所说：“枵腹从戎，兵勇必致涣散”。而带兵勇在上海前线作战的许乃钊，因“军需告匮”，则只有抱怨“死有余辜了”。

三、信稿揭露出了清政府政治的腐败。北伐太平军进入直隶后，许乃普站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立场上抱怨说：“都中知有家而不知有君国者，往往令眷属远避，近亦搬到西山”。又说：“贼直犯天津，……以一旅之师直前击贼者惟胜克斋，惜无同志之人与之合力，事到今日危险极矣！而妒贤嫉能与肥家保身者，直如归震川鄙夫一节题文，所谓国无不破，家无不亡，而必欲其利在一身也。其余则酣歌漏舟之中，醉寝积薪之上。前明有臣无君，当今有君无臣。疆臣中如吾弟奏请带兵南下者可一二数也。现在督抚中奉命惟谨者不多见，大率观望迁延，本京话所谓‘装糊图’者是其长技。……政事堂中人噤不发一语，徒有

缓言，言之嗫嚅。”又说：“勋戚及左右重臣持录保家泄泄如故，计臣则自劝捐外一不设措，至不可刻缓之军饷，亦如市侩搪赈，得过且过，孽海无边，泳游自在。”他的这些话，形象地勾画出了当时清朝政府统治机构腐败的情景。尽管咸丰皇帝曾一再严谕“戒因循”，然泄泄沓沓，因循不振，禄位之念重，置国事于不问者，则一仍其旧。难怪许乃普在信中哀叹：“真所谓无可说说说说也”。

从以上许氏兄弟在信稿中暴露出来清政府的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时候的清王朝已经如同枯草朽木，它在太平军、小刀会以及各地群众起义的打击下，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然而，太平天国最终毕竟没有把它推翻。其原因何在？主要应从太平天国自身去寻找。

①《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162页。

②《大清文宗显（咸丰）皇帝实录》第三册，卷97，第1480页，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

③④同上书，第三册，卷110，第1805页。

信稿原文

编者说明：所选信稿由编者均加了标题。原文首尾客套及一些与史料无关的文字均删除，不加“略”字，残缺部分加一“缺”字。为了便于阅读，原文皆分段、标点，抬头书写改为不抬头连写，并对其中主要人名和事件作了简单的注释。原文残漏或模糊不可辨认的字，以□代之，别字和衍文校勘均加在正文之内，以〔 〕号标明。原文中夹注用（ ）号标明，加注用【 】号标明，以别于正文。校勘和注释，以编者所知为限，不知者阙之。

许乃钊寄春甥信

春甥览：

我于二十六日在章门登舟，二十七日开船，二月初一日行抵九江，晤向军门①，知贼船于正月十八、九全过安徽省城，以下至江宁省情形皆无所闻，但闻陆制军已于二十一进金陵城而已。

向提军人甚勇往，而谋不足，幕府中又无管理文案之人，攻剿一无预备，如何是好！诸将中惟此公声名贼尚稍知畏惧，人言谈动作亦尚朴实。我以所见条列数事，与之相商，渠亦尚以为然，因与合伴，同至安徽，再看光景。因渐涉路太遥远，且贼情军务两无见闻，虽到陆营亦复无益，是以决计与向同走，且有大兵合伴，尤为万稳。我身子甚健，可禀知三姊大人勿念。惟家眷未知何日抵杭？江宁省城设或不守，苏、杭必大震惊，家中现无有主意之人，不知逃往何处？此时真不能顾及矣。

向提军现带兵勇共两万人，闻琦侯②处亦约有两万，均须从九江而下，又在此路向兵之后矣。

前托弋阳县专人至眷船所取之书，迄未见到，甚以为念。（缺）

①向提军，即向荣，时为钦差大臣。

②琦侯，即琦善，时为钦差大臣。

许乃钊寄许乃普信【十月十七到京】

堪喜斋主人赐览：

自八月间折差带回手谕，久未续接，正深驰念。今日省城包封寄到，五令□□所带七月初二日手示一□，差以为委〔慰〕。

惟于徐州王道梦龄所寄探报中，知中州之贼[1]流入山西分而为二。其一已窜〔过〕邯郸，讷相[2]退守，胜钦使驰往截击，能不再往北窜为祷【讷相避至广平，临洺关同知力阻其逃，而决计狂奔旁郡，专仗克斋[3]。然贼现踞静海及独流一带，坚筑木城，虽胜帅屡获胜仗，而木城砲轰不动，日前又奏请三千斤以上大砲四位解往备用，亦未识能即扫除否】。其窜出皖入豫之贼目，至伪丞相而止，并无有逆伪王在内，而其锋已不可当，万一燕京震惊，其祸真不可问【何必首逆，即伪相恐亦无其敌。劫运妖魔出世，仅有胜帅为其所惮，亦颇有一暴十寒之虑。顿兵坚城之下，久则变生意外，已早料及此】。

日来部文到者〔已〕希，深切隐忧。金陵、镇、杨三城未复，而松、太又复内讧，旬日之间，连限〔陷〕六州县，[4]不胜惊诧。弟不得已奏请带兵南下，五属幸已收复【是极。能为国立功，为民捍患，才算得是个人。若持禄保位，庸碌一生，直是为妻帑〔孥〕作傀儡耳】。惟上海滨临黄浦，闽广匪徒传小刀会，久有不轨之意。复乘太、嘉各属欧官入城之事，遂至戕官踞城，骋其狂悖，而吴道健彰所制枪砲器械火药无不完备并关税亦为所有【与立夫[5]先后一辙，可叹可恨！城内又多富商，足以供其诛求】。现已踞五十余日，官兵围攻亦二十余日，竟未能克复者，盖大小东门皆通水路，粮食现不能断，西北门一带，洋泾滨一路，皆系夷馆，不准官兵与贼匪在此对敌，惟于西、南、北三面进攻，有此梗阻，本为费手【夷人收鹬蚌之利，可恨已极，岂仅阻挠而已，此五口通商之流毒也】。英匪外似两不相关，而暗中接济贼匪火药在所不免【此真实在情形，吴健彰不得辞其责】。有此一层病症，尤为夹杂。苏、松、浙兵在上海者虽已不少，然皆不能得力，所恃惟大营兵勇，其中尤出力者为刘丞存厚【此人由刑部主事出身，年青〔轻〕而有胆识】所带之勇。然桀骜难驯，前进青浦城，渐有抢夺，而土匪乘之，刘丞立斩四人以徇，近已帖然矣【兄尝谓：言兵固属空谈，言利多滋流弊，惟有留意人才。旗人中如胜克斋，汉人中如江岷樵[6]，事权专一，必有可观。若沉沦下走，不过一常人耳】。

上海为海运总汇之所，而松、太各属钱漕，亦须上海平定方能开征。刻下军需告匮，而大营水营每月三十万金分文不能短少【京营兵饷年内闻亦难筹画，外省兵饷恐司农竟不暇设想矣】，徐属赈银十三万不能再迟，加以省垣防勇、上海征兵薪水口粮罗掘已尽，实已无可再挪。惟有劝捐抵赋，尚可以应征钱粮补军需之不足。且州县官无可勒捐，亦不致再有戕官据城之患。乃官吏恶其害，已百计阻挠，迁延至今有未办者，有已办而阳奉阴违者。幸悦翁[7]同弟意见相同【闻之稍慰】，而陈竹柏亦肯任事，惜其来迟半年以致不可收拾【倪蓬船罪之魁】。黄寿臣[8]、何根云[9]所参倪□之罪，尚是从轻发落。人第知军务之万难，而不知地方公事之尤难【何独苏省，亦何独外省】。刻下饷需告竭，惟浙省略有接济。寿臣同年于苏省公事无不竭力关照，可谓不分畛域，可感之至【办吾浙公事亦有担当】。然江北各营以及河工均须待饷苏、浙两省，刻下苏省罗掘已尽，金陵、镇江以及上海皆已不能兼顾，而浙省亦断难分应，以后江西〔过?〕兵及红单拖罟等船需用尤繁，大有内溃之势【虑得极是，为唤奈何】。弟忧愁劳苦，即以身殉，分所当然，无所顾惜，特恐无裨国事，死有余辜了。时事艰难至此已极，尽心尽力以外，别无他法【凡属大清臣子，恐同抱此痛。与其坐而待毙，何如竭其力之所能为，殚其心之所当尽。此事始误于疆臣，继误于使相，而实误于枢密之惟有都俞也。今日事已至此，惟有随时随处为国家设想，至事之成否言之，从违听之苍苍者而已。

顷又闻直隶之贼已近正定，安徽之贼[10]已及庐州，竟有崩解之势。窃念此时京都，除于

忠肃⑪列阵如门外，别无他法，万一有以“率西水浒”之说⑫进者【此事闻福元修⑬有密折。然实无此说，定是谣言】主人须与寿阳⑭相商【此公唯讷之不暇，何足与言】。必应力阻，否则即成瓦解也。现在江、浙各省专仗向军支持【圣明在上，必用欣翁⑮，否则谤书虽未盈箧，而劾亦者亦大有人矣】，万一北调，东南顷刻糜烂，此皆中外大局所关。金陵、镇江兵已极单，全仗欣翁威名，该逆尚不敢南窜一步【该逆诡谲凶狡，其举动尤毒于闯献⑯。守攻变幻无方，目中未见其匹，不稔是何沴气所生，然紫仙七古中早言之矣】。其实可窜之路何止十数处，处处人心不固，毫无阻挡，真不堪往下设想，加以停兵待饷之势已成，天佑圣清，未知此事作何结局矣。

弟由崑新、太仓一带前进，刻下暂驻嘉定，陆路距上海五十里，水路七十里，日内拟再前赴黄渡，距沪城约二十余里。所以不即到彼者，因夷人日至大营进见文武各官，所有夷官、夷妇、夷商不分上下，平起平行，实于体统有亵，且恐该夷当面或有要约，准驳两难。临行时悦翁谆嘱，以距沪稍远策应为妥。所有严防接济，肃清水路，以及进攻方略，解散逆党，终日批畣，刻无暇晷。幸有陈□木先生、林镜帆太史相助为理，尚可分劳。

培儿因在大营感受暑湿，郁结成病，为日已久。弟由苏动身之日，令其旋杭，暂时养病。近日始知，陈姬于夏间在绍去世，幼子述儿已随大媳等回杭。儿辈瞒弟，未曾禀知其实。国事至此，肩□重任，终日忧劳不暇，焉有余情更问家事乎【都中知有家而不知有君国者，往往令眷属远避，近亦搬至西山，将来幸免与否尚未可知，而目前颇有受累者，陈小舫即其一也】。缘仲在江北福营，一水之路，同于千里。幸五嫂大人在胸合家均安。

九月二十八日午刻遂庵自嘉定水营

【十月二十日堪喜斋注】

①指北伐太平军。

②讷相，讷尔经额，直隶总督。

③克斋，胜保字克斋，时为钦差大臣。

④指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在十二天之内（八月三日至八月十五日）攻占了嘉定、上海、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六州县。

⑤立夫，陆建瀛字立夫，原任两江总督。

⑥江岷樵，江忠源字岷樵。

⑦悦翁，怡良字悦亭，时为两江总督。

⑧黄寿臣，黄宗汉字寿臣，时为浙江巡抚。

⑨何根云，何桂清字根云，时为江苏学政。

⑩指西征太平军。

⑪于忠肃，于谦被害后，在万历年间谥忠肃。

⑫“率西水浒”一语出自《诗经》。《诗经·大雅·绵》有“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山”之句，是说周族古公亶父因受戎狄威逼，由豳迁于岐山下周原的故事。这里以此喻咸丰皇帝在太平军的进攻下由北京出走。

⑬福元修，福济字元修，时为漕督。

⑭寿阳，祁寯藻山西寿阳人，这里以籍贯称他。时祁寯藻任军机大臣。

⑮欣翁，向荣字欣然。

⑯闯献，即李自成、张献忠。

许乃普寄许乃钊信

遂庵收览：

自闻泖上诸邑蠢动之耗，举家悬系万分。嗣得戡定捷音，并获首逆① 为之一快。惟吴观察② 洋砲等器械为贼所得，则上海收复大是不易，又不胜焦念。兹因拣发福建匡明府开益之便，托带此信。匡与严仙舫、江岷樵两君为戚友，其志趣亦相仿，曾在江华一路带兵，晤时可一谈。不尽之言，嘱其面达，并可详悉。都中及堪喜斋近佚，兹不多及。

十月十二自堪喜斋书

①指八月二十日（9月22日）清军攻入嘉定，周立春被俘事。

②吴观察，即吴健彰。

许乃普复许乃钊信

遂庵收览：

折差到京，得读九月二十八日嘉定水营手书，既慰且念。面询折差，据称吾弟精神极好，办公甚忙，不嫌辛苦。惟停兵待饷，岌岌可忧，而地方公事亦万难筹措，乃知袁甲三藩皖藩而力辞，为有定见也。

贼锋直犯天津，月之初九日，上御乾清宫，授惠王① 大将军印（仍留京师），僧王② 以参赞即日带兵至良乡，嗣住涿州，现住王庆坨。以一旅之师直前击贼者惟胜克斋（其追贼入晋，粮运不继，采瓜果而食，兵无叛者。闻兵能夺贼资，即以赏兵，兵乐于用命），惜无同志之人与之合力，事到今日危险极矣！而妒贤嫉能与肥家保身者，直如归震川③ 鄙夫一节题文，所谓国无不破，家无不亡，而必欲其利在一身也（其有身自登场而遣家属远避者，其家属亦竟以其身为孤注。安则与共富贵，危不与其艰虞，此等子妇不有人祸，必有天刑。须知全家殉难，即是拔宅飞升，若辈焉足语此）。其余则酣歌漏舟之中，醉寝积薪之上。前明有臣无君，当今有君无臣。疆臣中如吾弟奏请带兵南下者可一二数也。现在督抚中奉命惟谨者不多见，大率观望迁延，本京话所谓“装糊图”者是其长技。抱杞忧者愤激欲死，而圣人以如天之度容之，此辈遂以为藏身之固。政事堂中人噤不发一语，徒有缓言，言之嗫嚅。日前恭亲王④ 奉特旨入军机领班，明白爽快，见其审哈芬⑤ 一案，哈诿咎藩司与官绅合谋陷害，刺刺不休，恭邸嗤其鄙，极有断制，当是圣人良辅，从此定有转机矣。

兵孱饷绌固是大忧，而人心（到处）不靖尤为可诧。惟有延访人才，得一好县令一县治，得一好太守则一府治（如镜帆者何不奏留江苏以道府用）。若不得其人，则城守、乡守辑要等书，虽日读万遍，家喻户晓，终无益也。

十月二十日雪中

①惠王，即绵愉。②僧王，即僧格林沁。③归震川，归有光号震川，明嘉靖著名散文家。

④恭亲王，即奕䜣。⑤哈芬，原山西巡抚，因北伐太平军攻入山西获罪，革职拿问。

上封信加片

户工两局现铸当十当五十大钱颇风行，已有私铸破案者。惜铸工不精，恐不能久行。而铜复不敷鼓铸，绅商例缴铜器，缴者又复不多，可为叹惜。至钞票不能如数取钱，看来难以通行。内帑仅余二百五十万，而兵饷方兴未艾，不知司农如何着手。寿阳及孔修①、雁汀② 诸公皆时论所不与，然所处之境亦极难了。

十月二十一日早起雪窗又书

①孔修，文庆字孔修，时为户部尚书。

②雁汀，王庆云字雁汀，时为户部侍郎。

许乃普复许乃钊信

敏果斋收览：

嘉平二十日火牌，交到冬至月二十四日上海手书，即日折差程景鳌又亲送到冬至月二十八日详信一缄，获悉种种，驰念殆难言喻。惟祝发春献岁，一战奏功，如意吉祥，公私同□。

先是，又村少宰① 述及闽粤匪徒可以用间招抚，极是善策。惟奏到后已逾旬日，尚无续信，恐又是上当。乃未几得信，竟如所云。谢守② 冒昧。亦是（见）出于血诚。此曹诡诈凶狡，实闯献之所不为。诚由世道人心日趋日下，上干天怒，召劫致灾。而勋戚及左右重臣，持禄保家泄泄如故，计臣则自劝捐外一无设措，至不可刻缓之军饷，亦如市侩搪赈，得过且过（维杨、金陵前车可鉴，其如户曹束手何），业〔孽〕海无边，泳游自在。此事误于在前，如大钱钞法，久有人条陈，而一概驳斥。今一一举行，已不能取信于天下，可叹可忧。

南省如江岷樵差强人意，若胜克斋已渐乖众望，殊出意料之外，岂非时数使然耶。捐输之说，俟定见后专函寄知，即可照办。惟谢守被害一事，入奏后未知若何？自须临期斟酌。

十二月二十一日堪喜斋手书

①又村少宰，邵灿号又村，时为吏部左侍郎、军机大臣，

②谢守，即谢继超，原为后补知府。

上封信加片

昨发一信后，知前此折内已将招抚一层难办情形都叙，将来续奏谢守被害，自不觉唐突。惟筹饷极难（静海等处亦同此患），枵腹从戎，兵勇必致涣散。奈在寿阳诸人，束手坐待。此外，阔人全不以此介意。吾辈徒作贾长沙，真所谓无可说说说说也。

堪喜斋手书

醉司命日

（上接第17页）

㉗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8〈清世祖顺治十三年六月〉。

㉙《明清史料》甲编，第414页。

㉚㉜邵廷采：《东南纪事》卷11〈郑成功传·上〉。

㉝《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第171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

㉞㉟㊳《清世祖世录》卷102，第11页；卷103，第10页；卷108，第21页。

㊲参见刘献廷：《广阳杂记》卷3。

㊴《清世祖实录》卷108，第19—20页，下同。

㊶《清史稿》卷261〈黄梧〉。

㊷满文密档：〈明安达礼等题复海澄公黄梧密陈进攻厦门机宜事本〉，引自《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8—10页，下同。

㊸彭孙贻：《靖海志》卷3。

㊹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2。

㊺《清圣祖世录》卷10，第4页，卷11　第21页。

㊻㊾㊿《清圣祖实录》卷22，第6页；卷49，第7页；卷67，第5页。

㊼江日昇：《台湾外记》卷6。

(51)《清高宗实录》卷787，第15—16页。